



# 陈丹燕 散文精选

陈丹燕  
著

弄堂里的春光

中国少女

来世我愿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相忘于世界的一隅

怀旧的理由

张爱玲的公寓

天空真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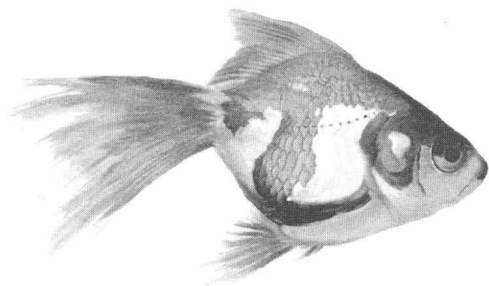
我的手风琴伙伴

幸福的含义

上海女子的相克相生之地

星光灿烂之夜

上海色拉



陈丹燕  
散文精选

陈丹燕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丹燕散文精选 / 陈丹燕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54-8447-5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3700号

策 划: 尹志勇

责任编辑: 方 莹

封面设计: 漠里芽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刘 星

---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页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82千字

---

定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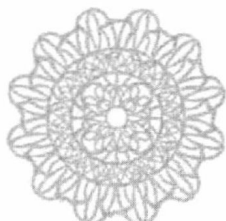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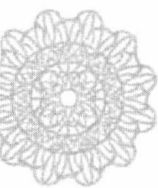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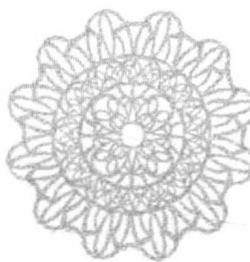
## chapitre 3

### 我所喜欢的女子

- 淮海路上的尼可 ////////////// //118
- 美丽的女人翠西 ////////////// //123
- 谜一样的姑妈 ////////////// //127
- 拉大提琴的女人 ////////////// //130
- 天空真蓝 ////////////// //136
- 蒂亚迷失在上海 ////////////// //139
- 我的手风琴伙伴 ////////////// //144
- 两个女子的公园 ////////////// //152
- 上海女子的相克相生之地 ////////////// //169
- 为 ELLE 描绘上海女子 //////////////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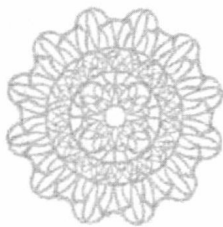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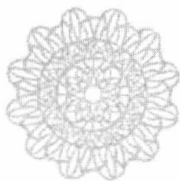




## *chapitre 5*

### 星光下的幸福

- 幸福的含义 //////////////// /248
- 中国少女 //////////////// /250
- 星光灿烂之夜 //////////////// /256
- 童话 //////////////// /258
- 半爪 //////////////// /260
- 初夏的河流 //////////////// /262
- 关于婚姻 //////////////// /265
- 纽约的爱情故事 //////////////// /268
- 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 /272
- 关于浪漫 //////////////// /277
- 
- 后记 //////////////// /279







chapitre

1

唯有爱不可辜负

## 成为一棵树

我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人，没有与大自然相伴的经验。城市的天空常年是灰蓝的，城市很吵闹。树木由于处在南方，常常是不落叶的，叶子一年四季绿着，竟绿得十分倦怠。在这里长大成人，像一棵在瓦缸背阴处长得又瘦又长又细的豆芽，顶着两小片白叶子，怀着一颗又空又满的心。

有一天，从办公室阳台上仰脸望去，突然看到了一望无云的晴朗蓝天。

同事们都拖了老式的圈椅坐到阳台上来，阳光里面，连男人的手臂和手指也白得像纸。

然后有人说：“下一世一定不要再做人了，真想做一只鸟，飞得远远的。”

说得大家都很沉默。按照佛的说法，一个生命不知要修几世，才修得做人的机会呢。

我想，下一世我恐怕更想做一棵树，就让我在哪一个山坡只管站着，承受雨露阳光，自己唱歌给自己听，自己摇曳给自己看。那天在山坡上，我已经看到过那样的小树，不高也不结实，有沙沙轻响的树冠。

我说：“下一世我想做棵树，住在山坡上。”

马上就有人哼地笑出声来：“你不是怕晒怕累怕蚊子吗？所以下一辈子你还是继续当人比较合适。”

马上闭住嘴没有话说。

的确怕很多样东西。离开城市中的家到远方去的时候，心里的

那种不情愿就像是天生的一样随之泛滥。带着风油精怕虫子咬，虫子一咬，我会浑身相应地长出许多极痒的红斑点；带着酒精棉花怕别处的餐具太脏，肉眼不能见的细菌在家以外的地方是无处不在的；还有怕太阳，怕在阳光下走，一路走着，一路只觉得人迅速软下去，肺部凌空而去，身体只剩下了轰轰乱响的头和一步拖一步的腿，马上变成一棵离开了泥土也没有思想的芦苇。

因为这样，总是蜷缩在都市的家里。楼下一个大院子，本来有一个大草坪，楼上的人家总是往下面乱扔垃圾，弄得草地脏得有一点臭。后来就填成了水泥地。这样消灭了草里的蚊子，也消灭了草地的紫色和黄色的小花，很多人说好。院子里本来种着泡桐树、柳树、夹竹桃和冬青树，后来砍了，在空地上做 bus 库，一进院子满眼都是水泥的灰色。每天早晨七点，汽车沙沙喘着开到路上，接住在院里的中波雇员去外滩上班。车里有空调，一年四季使他们免遭上海挤公共汽车之苦，很多人说好。

家旁边就是五原路自由市场，是上海市区里售价最高的地方，摊主对每个中国顾客微笑，发出那种“虽说你是我主顾，但我比你更有钱”的礼貌、精明但轻蔑的微笑，对每一个外国人欢笑着叫“哈啰”。买卖的喧声终日传来，本来在门柜上挂过一串风铃，麻绳吊的小木桶，小木桶下有两张小铁片，只要有一丝风便津津地响。可在草莓和西风成熟的季节，风铃声不时被喊价声淹没，但买食品可省去很多时间，很多人说好。

家附近是交通要道，马路中央有汽车滴下的汽油污迹，大车和小车不停地走着响着，数不清的自行车像鲨鱼齿间的寄生小鱼一样在汽车之间川流不息。15 路汽车站上，常常有大堆疲倦烦躁的上班族，车久久地不来，站上像一个毒蚊子包，越肿越大。男人女人默

然望着车来的方向，在梧桐枝叶的穹隆下，街道的空气里有汗味、马路食品味，只是没有空气本身的清澈如水。

住在一栋六层楼里，城里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灰白色的中国现代建筑物，轮值到收电费的时候，敲开一户户人家紧闭的门，会发现极相同的格局。杏黄色的方方的家具样式，床靠在壁柜旁边，写字桌靠窗，墙壁或者是天蓝色，或者是淡绿色。一户户人家走过来，站在黑暗无灯的楼道里看对面楼一扇开着灯的方洞窗，突然发现大城市里的人早已被不知不觉修理成相同的样子。

就像城市里的冬青，虽然活着，但被剪成一模一样的绿色方块，因而变成了一种好奇怪的生命状态。

陈太阳的保姆有一天说起她家乡堤下的大片芦苇荡，夏天的晚上散发出特别的香气。“那么绿。”她对抱在手里的陈太阳说，“那是真绿。”

我在旁边问：“里面有蚊子吗？”

“没蚊子，”保姆看了我一眼，又说，“不过，不知你们城里人可过得惯。”

我们的大院里只剩下两棵泡桐树。刚会走路的陈太阳上午在院子里玩，看到风过花落，扑扑打在水泥地上，总大叫着蹒跚向那儿去。看她小小的穿白衣的身体弯下拾起淡紫的硕大的草瓣花朵并欢笑着举给我看，我心痛得不能言语。从车库后面探出来的粗大枝条上伤痕累累，但开出的花朵仍旧有着微微的芬芳，从前，这里春天时的满树花朵，总有上千上万，压低了枝条。晚上躺在靠窗的床上，听温凉的风将窗钩吹动，发出鸽子咕咕般的轻响，看在夜色里微微泛白的花朵，夜里的景象渐渐使我脱离肉体的躯壳，恍然变成另外一种物质，与植物芳香融为一体。和我息息关联着的东西，总是离

开我很远很远。

活到了三十岁，只有一个机会到树林里去玩，还是和许多人一块去的。那片树林离家那么远，以至于要提前一天上路，在一家充满了蚊子的小客栈里过夜。早晨的树林草地上弥散着一层白雾，到处都是潮湿森凉的树的气味，那是一种有生命的自由自在的气味，就像那个山坡上的树。有一次在出差的肮脏火车上，车突然停在一个小站上，说前面出了事故。站外是一个长满了青草的山坡，青草里有两只羊，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山坡上有一棵树，那一定是一棵没有遭受人类摧残的树，它每一根枝条都自由恣肆地向外伸展，十分安详，十分宁静，它的枝干那么光滑，还微微发青，就像女孩小腿上紧而光润的皮肤。山坡上没有风，我能看见安静的小树里，有青白色的树汁正在缓缓流动，甚至还能闻到有清凉微温的气味。渐渐地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感觉，四周没有声音，生命的车突然停住，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变成无关紧要的浮在半空中的断片。渐渐地觉得自己也伸展开了那些平时由于生存的空间，由于和人类相处竟然不得不缩折起来的灵魂的枝条，变得散淡、柔软、迷沉、不设防，我觉得自己是听见了自然那无法形容的寂静之声。我还能记得当火车带我离开时身体里有一丝丝延绵不断的疼痛，仿佛动脉和静脉像一条条树根一样被拉断了，也许我就是那棵树。也许这里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树。许多自由的树在一起，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

同去的人彼此开着有点荤腥的玩笑，有人说要和我同睡一张吊床，我拿鞋底朝他的白裤抹去，抹上一片褐绿的颜色，大约是腐烂的树皮和草汁混合起来的颜色。有人笑，笑声像载重卡车一样。

森林的那种圣殿般的静默没有了，树叶在阳光里蜷缩起来，变得和城市里的人行道树一样茫然。

## 让我再做一次你的孩子吧

我的大哥有一次对我说：“你看一个人是不是乐观和健康，就看他走路的样子，爸爸已经快要八十岁了，可走起路来还是直直的，说明他的心还年轻。”那时候爸爸正离开白色的大伞，向大海走去。他的稀少的头发湿了以后好像变黑了，实际上，头发从来没有完全白过。他走路的样子就像我们小时候，他领着我们去东湖饭店的游泳池游泳的样子，那时候我的哥哥都在上中学，爸爸总是把他的手表扔到深水里，让两个哥哥潜水去捡，我在最浅的水里小心翼翼地拉着池沿，闻着蓝色水里的气味。每次游完泳，妈妈都逼着我们拼命洗干净，因为要把水里的氯气洗掉。要是哥哥们捡不到爸爸沉到底下的手表，爸爸就会从高台上跳水，自己把表拿上来。

说起来，这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可我们都没有爸爸真的是已经老了的经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自己的爸爸渐渐老了的经验。我们都不晓得什么叫爸爸真的老了。

那一年夏天，我们家的人去青岛过夏天，去海滩上游泳，快要八十岁的爸爸，在海里奋斗，想要爬上浮在海水上的气垫床，那本来是我从德国买来孝敬他，让他可以躺在海面上晒太阳的，可他想要爬上去从上面跳到海水里。每一次努力，他都站不稳，都像一口袋面粉一样踩翻了气垫床，摔到海水里。他有一个白白的大肚子，把游泳裤穿在肚子下面，有一次海水的阻力顺利地褪下了他的游泳裤，让一直怂恿着爸爸玩一个高台跳水的哥哥的孩子和我的孩子笑死了。

“外公的屁股真白啊。”我的孩子在海里大声对伞下的外婆报

告,把一条海滩上的人都逗乐了。

我想大概爸爸并不知道自己老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这一次,爸爸因为血糖有点高而被医生收到病房里观察,虽然换了医院蓝条子的病员衣服,可还是闲不住地到处乱跑,烟瘾发作的时候,也下去到花园里偷偷抽上一两支香烟。护士见到他,笑着指责他身上的烟味,她们用的是哀兵法,说:“你要是再抽烟,让护士长晓得,我这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啊。”爸爸总是做出惊奇的样子说:“啊呀,你的鼻子那么灵啊。”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星期天的下午,我去看爸爸,难得看到爸爸躺在床上,面前还有一个年轻的床位医生弯着腰。医生说,你爸爸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睡着了,叫也叫不醒。就这样,突然地,爸爸没有了知觉。他出了很多汗,枕头都湿了,然后像一只被抓住了的螃蟹一样,随着呼吸,吐出白色的泡泡。

来了很多医生,但是查不出来他突然昏迷的原因,护工推着他去做紧急检查,妈妈哭成一团,已经不能应付。于是,我跟着护工去。

到了CT的房间里,隔着玻璃,看到爸爸白色的身体像一床软软的棉被一样卷进了机器的圆洞,我的一颗心跳得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要是爸爸有什么不测,我该怎么办。

在医生的身后,我看到了爸爸的头颅的影像,白色的,黑色的,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藏着爸爸关于我的回忆。我小时候常常生病,有一次大华医院的医生说要住院,是爸爸背我去楼上的病房的,因为他不想让我坐电梯,因为他觉得电梯里有真正的重病人,不干净。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爸爸的脑子里也藏着 他背我去病房的记忆呢。那一次,妈妈去找医生交涉,因为他们认

为医院没有及时治疗，妈妈曾经是个干练尖锐的职业妇女，她认真计较起来，很少有人说得过她。不知道爸爸是不是也记得这一点。

医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以书面的报告为准。”

到了晚上，什么都查过了，却看不出问题，可是爸爸就是昏迷着，没有醒来。

那是我第一次在病房里陪爸爸过夜。

有时候，我叫叫他，希望他突然睁开眼睛，可是没有。夜越来越深，我困了，可是睡不着，怕不注意的时候，爸爸会突然醒来一分钟。有时候，医生来看一看，有时候我去找医生，可是，爸爸还是没有动静。医生问，你爸爸有没有可能药物中毒？我开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后来领悟到他的意思是爸爸一直有多种安眠药，也许他会用安眠药自杀。

为什么？爸爸是那样一个乐观的人。

医生说：“老人，特别是像他这样经历复杂的老人，有时真的就突然厌世，而且会掩盖得很好。”

医生解释了他的怀疑以后，决定为我爸爸输液。

为了怕爸爸动，我一直握着他输液的那只手。能感到冰凉的液体在他的手臂里流淌着，可他的手还像我小时候就知道的那样又大又厚，小时候我跟他到他的朋友家去玩，就常常这样拉着他的手。妈妈并不常常跟我们一起去别人家做客，她喜欢自己在家，把地板擦得干净极了，让人不敢踩下去。那时候爸爸说我应该多找书来看，好好地学英文，他为我没有背出应该背的英文单词而生气，妈妈说我应该多学习家务，吃饭时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做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子，嫁到婆家去，不会让人笑话娘家没有规矩。我想着医生的话，像爸爸这样的老人也会因为终于厌世而自杀吗？我心里第一次对自己的爸爸有了怜悯的心情，但是我不知道能为爸爸做什么。



我什么也不能代替爸爸去做，也不能代替他体会老的味道。

很长的一夜。从爸爸病房的窗上，能看到街对面的俱乐部，钱柜，灯火通明。年轻人在那里通宵唱歌。看着那样的灯光，真的不可思议。从前我也在那里唱过歌，我想起了唱过的一首日本歌，一点也不流行，只是偶然点到的，可是，突然就想到了它的歌词，大意是：妈妈在花园里忙着，阳光照在她有许多皱纹的脸上，妈妈她已经老了。我看着她，我想着，就再让我当一次你的孩子吧。我记不确切它的歌词了，就是记得那一句：“就再让我当一次你的孩子吧。”

如果能再当一次爸爸妈妈的孩子，变得很小，被他们照顾着，做家里最小的孩子，而不是唯一留在父母身边的孩子，那多好啊。

很长的一夜过去了，到了早上，妈妈很早就来了，医生也都到了，他们围在爸爸的床边，我站在妈妈和医生之间，准备在妈妈的前面去接受一个妈妈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医生里最年轻的那一个，提来说，应该为爸爸再验一次血糖。

果然，血糖很低。爸爸是因为突然的低血糖昏迷。

护士一针葡萄糖下去，还没有拔出针管来，爸爸已经睁开了眼睛。他看到床前面围着的都是人，脸上很高兴地笑了。“你们怎么都来了？”他说。他脸上的笑，就是我一直都看惯了的客气而且亲热的笑，一个乐观的、鼓舞人的爸爸的笑容。

医生对我说：“到下面的商店里去为你爸爸买一块巧克力来。”

爸爸最喜欢巧克力，是因为糖尿病才忌口的。

我飞快地跑出去。在电梯间等电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一个护士走过来看见，以为爸爸出了大事，我说不是，是醒过来了。

她说，那你应该高兴才是，不要哭啊。

可是，怎么能不哭呢。